

[台湾] 子心..... 著

狂  
日  
猎  
月



台湾纯情新生代



在她的人生观中，除了生与死  
土。只有生与死，才是这个世界  
对于不相干的人，结局似乎都  
它造成影响的人，结局都显得相

这两个字外，其他东西都是废  
上最真实的存在。爱是温柔的，  
只是别人的事情罢了。但对于被  
当重要。人生每步，不可不慎。

x i n y u w u d a

xinyuwu \* 心语屋

x i



台湾顶尖作家排排座

每月出版

认准品牌

先睹为快

莫失良机

心语屋  
心语屋  
心语屋  
心语屋

俊男靚女屋，你有我有大家有，真的不错哦！

NBA 2 13/11



x i n y u w u da xi  
xinyuwu★心语屋



第2辑推出

# 狂日獵月

〔台灣〕子心著

Taiwanchunqingxinshengdai 台湾纯情新生代



台海出版社

Taiwanchunqingxinshengdai Taiwanchunqingxinshengdai

《心语屋》将成为您休闲时的良朋益友，带给您温馨与幸福。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狂日猎月/子心著. —北京:台海出版社, 2002.5

(心语屋. 第2辑)

ISBN 7-80141-235-4

I. 狂... II. 子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33398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/图字:01-2002-1921~1932 号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 名  | 狂日猎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 编  | 李 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刷  |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开 本  | 850×1168 1/32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张  | 3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字 数  | 80 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数  | 20000 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|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|
| 定 价  | 52.80 元(共 6 册)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经 销  | 全国新华书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版发行 | 台海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---

台海出版社(北京景山东街 20 号 邮编 100009 电话 64041652)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凡我社图书,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。

子心  
夏墨薰  
红叶  
嘉德利雅  
紫晶  
黑田萌

的作品，不矫饰，不溢美，  
笔笔生辉，令人钦佩呵！





# 哗！

好震撼的品牌——《心语屋》  
我们记住啦！



台湾顶尖作家排排座

子心  
夏墨薰  
红叶  
嘉德利雅  
紫晶  
黑田萌

## 《爱情快手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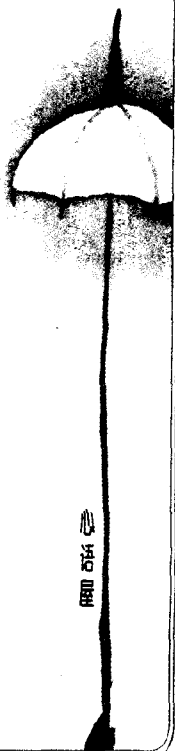
黑田萌

她飘逸自若地  
自他身旁走过，  
脸上挂着  
几许不易察觉的落寞与哀愁；  
他一眼的不经意，  
却就此沦陷。  
而他必须即时离开台湾，  
离开他的那梦中女郎，  
情何以堪！  
情何以续？

## 《浪漫之夏》

紫 晶

世事总不尽人意，  
没有什么人  
是我们能永远留住的，  
死亡总有一天  
会夺去所有我们深爱的人，  
但，死亡  
也应该有夺不去的东西吧？  
例如，  
爱。





Taiwanchungqingxunshengdai  
台湾纯情新生代

心语屋

1.....

## 楔子

银色北国，冬雪纷飞，放眼望去一片苍茫。

微亮月色映着厚重积雪，覆盖了几株参天古松、曲径小道、与小道尽头那幢简单木造绿瓦屋。

狂风夹杂着落雪，呼啸掠过，发出一阵阵簌簌悲鸣——

似哀叹声、亦似悲泣。

成群嚎咆的狼鸣，惊动了雪地里窜动的黑影，岑寂的大地、厚沉积雪上，留下了仓促奔走的足迹。

一纤弱如玉雕女子，秀发披散、拖着残破的身躯、挣扎着由绿瓦屋内缓缓爬出。血渍由她微弯的嘴角下淌，很快的与身上衣料大片的血痕交融，浸出触目惊心的鲜红。她仰起头来，透过氤氲的双眼，看向天空的薄月。

低头轻叹，血水由她的嘴角下滑的更快，

狂日猎月

她知道死神的翅膀已接近。

大雪纷飞，落在她清丽无血色的脸庞，冰冷的冷空气中飘散着，浓烈挥之不去的血气味。轻盈的蹄声，紧贴着雪地四起，她知道狼群接近了。血的气味，会引来雪地里的猎人——狼群。

沉沉地眨动着眼眸，她使尽了最后的力气，以鲜血在掌中写下了一字。用尽了的气力如瞬间退潮的海水，终于——

她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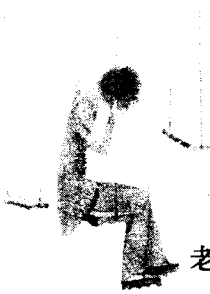
“小姐、小姐！”

急奔的脚步声贴近，驱走了狼群，却唤不回，了无声息的躯体。

“老爷，我们还是来慢了一步！”程九低泣，热泪盈眶，上扬的视线定在一旁，已是一头白发的暮年老人脸上。

老人锐眼如鹰，炯亮的眸中泛着哀恸，却无泪光。

他低身抱起了女儿的身子。“这是乐家的宿命？！”晚年丧女，竟是不违历代使命，忠诚守护着祖传秘密的结果吗？



双臂颤抖，他紧抱着惟一的女儿身躯，踩着老迈的步子，推开了绿瓦屋的门。

大厅里血迹斑斑，临着砖红壁炉旁，横躺着一具男尸。

“是季少爷！”程九上前，急忙扶起早已断了息的男子。

印证了心中不愿的推测，程九眸中窜出了肃杀的芒光。

老人踩着失律颤抖的步伐，缓身将女儿平放于那男子身旁，让两人紧紧相偎。

“找出那两个小女娃，还有‘月缺’和‘影无’。”沉甸的嗓音回荡于死寂的屋内，透着隐忍极度的悲伤，他哀恸的灰眸中却不见泪光。

老人知道，再多的哀伤，已然唤不回女儿与女婿的生命。

锐利如鹰的灰眸，飞快地在室内扫了圈。

目前紧系他心脉跳动、让他最在意的，是仅剩下的两个宝贝孙女和乐家的两样宝物。

领着命令，程七很快地搜寻过室内每房间、不遗漏每一角落。

“老爷，不见两个小小姐，还有、东西也不

见了！”

果如推测，会杀了小姐和季少爷的人，真是冲着乐家的宝物而来。

“先找小女娃！”老人白眉一拢，犀利目光移向一步外的遗体。

依着女儿生前的机灵性子，纵使宝物被夺、生命在受到极度威胁下，她也断然会先保全两个小女孩的性命。

移动脚步，老人走回女儿遗体身旁，锐利眸光一扫，落在她微握的小手上。缓蹲低身，他扳开了微握的小手，看了一眼血红字迹——

是个“童”字！

泛白的眉结一拢。“程七，快、两个小娃在大钟内。”

女儿是指两个女童在大钟内，从小敏慧聪颖的她，最善于的便是测字。这一屋内也唯有钟与女童，同样有个“童”字边。

疾步如风，程七闻声，奔至大钟旁，一手撩开古钟外盖。

“小小姐。”程七喜极而泣，由连接钟腹的暗隔，抱出了一对沉睡的小女娃。

“老爷。”他将两个小女孩抱到老人面前。

“走吧！”老人伸手接过其中一个，不舍眼神又扫了地上女儿的遗体一眼，便转身往外走。

“老爷，东西、还有小姐和纪少爷的遗体。”程七赶紧跟上脚步。

老人回过身。“东西丢了，对乐家而言可能是个解脱，至于女儿——能与所爱之人一同葬身，她应该会含笑九泉！”抱紧怀中的小女孩，迈开苍老步伐，他踏上雪地。

“把屋子烧了！”又走了几步，他向紧跟于身后的程七下令。

“但是、老爷……”程七不敢违命，将手中的小女娃递给了老人，他转身走回绿瓦屋。

片刻后——

火光四起，烈火焚烧了绿瓦屋，溶了厚沉的积雪、雪地上的足迹、与不为人知的秘密。

## 第一章

德国 莱茵河旁，一座百年古堡内。

冗长的素棕色锦织布幔，掩去了大半个落地长窗。

长窗外的月光透过云层撒落室内，光与影的冲突交接处，晕开一片矛盾的朦胧，朦胧暗影处，一男子倚着沙发而坐。

他目光敏锐如豹、一阖一启间耀动着深邃的光芒，紧抿的嘴角微微上挑、显出了他的自信与睿智，交握双掌紧抵着的高挺鼻梁、泄露了他的财富与野心，一对剔扬剑眉、道尽了他惯于冒险犯难的精神。

“纪家派人送来的？”坐姿不变，他优雅如豹。

项炀，一个拥有全球三十几家控股公司的幕后金融老板，除了冒险、探索外，他的兴趣也在于并购一些金融体质有问题的公司，然后

再解体卖出，也因此企业的触角深植于各行各业不同的领域。

只是略略扬首，单掌悠闲撑颚，他黧亮眸光锁在推门走入的人影上。

“是的、主人。”缓推上门，鲁诚恭谨走向前，将手中刚收到的一封信笺递上前。

伸手接过信件，平抿的嘴角上扬，绽开一朵嘲讽笑纹。“你猜、这次纪老头打算以何条件，来打动我接受融资的举动？”

耸耸肩，鲁诚没有回应，他一向少言，也知道主人不喜欢多话的人。

转身走向一旁的桃木书桌，他取来一柄刀刃尖锐的拆信刀，将它递给了主人。

直接拆了信，便能知道纪家老头打什么主意。

项炆看着鲁诚，嘴角微挑的笑意有几分赞许。

“帮我送杯热茶过来。”单手接过刀柄，银光一闪，手中信件封套多了一缺口，不急不徐地抽出封套中的信笺，他伸手拧开一旁的立式罩灯，低头阅读。

鲁诚退开去倒茶。

而项炆则耐着性子的看完了信笺中的一字一句，随着信笺被对折合起，他炯亮黑眸光跃动着光彩。

“这次纪老头的条件，很能引起主人的兴趣？”鲁诚端着热茶，回到了沙发旁。

他由主人黑眸中耀动的光彩推测，这次主人对于纪家老头的提议一定兴致深浓，否则依主人的性子，只会将那封信笺随意弃于一旁，而不是仔细对折后又收妥。

项炆的沉默，无疑又是对鲁诚的另一赞许。

“你听说过‘月缺’吗？”黧亮的眸子，透露出他对纪家老头书信中所提及物品的兴趣。“月缺”！？

鲁诚一脸惊讶，瞪大的眼显出了他的错愕。

“主人是说——传说中的‘月缺’吗？”他的声音颤抖，脑中无法遗忘二十年前黑市古董市场上传嚣甚上的事件。

项炆淡淡点头，关于纪老头信中所提及的“月缺”确实引起了他的高度兴致。

看着主人，鲁诚也只能将所知一次道尽。

“传说中‘月缺’只是一对宝物中的其中一件，若无‘影无’相搭，则充其量只能称是两件千年古玉。但若将两者合并则可寻出秦始皇陵寝的正确位置。至于如何正确的启用这两件宝物，传闻中，也唯有乐家的后代知晓。但以盗窃闻名于黑市的乐芮传说早已隐退、且行踪不明，而唯一的后代乐潋，已于二十年前死于日本北海道的小尊。”

“喔，那这件宝物，怎会在纪老头身上呢？”修长的指掌轻抚着下巴，项炆由沙发上站了起来。

“恐怕得来，也不怎么光彩吧！”鲁诚回以沉沉的低语。

“我想也是。”项炆壮挺的身躯，定在窗台前，单手撩开了冗长窗帘，锐利眸光望向天空的明月。

“你猜樊埤能查出乐芮的消息吗？”没回首，他只是淡淡的问。

樊埤是他的另一合伙人，平日负责是收集商业情报的工作。

“主人还是对那件东西有兴趣吗？”鲁诚紧

跟在后。

“当然。”项杨回答的直接自然。

一向能引起他兴趣的东西不多，但只要一动心，便势在必得！

“那东西是个灾难！”摇摇头，一向懂得进退的鲁诚并不认同，是宝物即会引来争夺，当年乐樱之死就是个血淋淋的例子。

“是灾难才能称得上臻宝！”咧嘴一笑，项杨不以为意。

“主人。”鲁诚欲再劝解，项杨却扬起一手制止。

“叫樊埤先查出乐芮的下落。然后帮我安排好，我要到马来西亚去一趟。”踱离了窗边，他由壁炉旁的一剑架上取下一柄七尺长剑，单指轻弹剑身把玩。“这次纪老头附带提出的另一条件，就是要我娶他唯一的孙女！”嘴角扬开了似笑非笑的纹路，是一惯的让人摸不透心思。

“我想，也许该去见见这位美女！”他将方才信笺中随函所附的照片，交给了鲁诚。

鲁诚低头看了一眼，照片中的女子果然清